



勉菴集
十二

卷十三

~16
2374
12



和
2374
卷 23-12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目錄

跋

仁同俞氏族譜跋

書張慵隱行錄後

題金羲正辛卯日記後

跋松梧堂遺稿

跋雙松陳公事實

題鶴軒記文後

書金子元回甲詩後

題李貞悼公家乘後



崔禹叙銓九南征錄跋

題金隱齋昌信行錄後

題同余亭記文後

書歸瀕齋記文後

跋尹林泉禮衡行蹟

書金子元金剛板石彙後

跋濯纓齋遺稿

文會堂俞公行錄跋

書慎菴具君遺文後

書南孝子狀文後

竹村集跋

跋李顧菴家訓

書李孝子栢齊狀文後

題尹松菴得莘行錄後

題柳西山寶紀後

跋金涵隱行錄

題晉州河氏家德

翠谷集跋

退隱楊公實紀跋

跋耕隱實紀

跋六友堂家狀

跋鷓鴣堂寶紀

跋鄭棄齋薰事實

書漢城尹申公墓文後

題杜浣溪行錄後

跋明谷遺稿

題琴橫兩祠事蹟後

跋竹溪世蹟

泰安宗人家乘跋

跋權尚菴寶紀

跋敬菴崔公遺事

跋余氏家狀

文氏孝烈錄跋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目錄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跋

仁同俞氏族譜跋

譜屬一家私事而關係則有大焉厥初生民推以為祖所以明萬物之有本也生卒年爵諱其世代所以著君臣之際也幹支相承昭穆為序所以明父子天經不可以人為亂之也以之妻封子姓夫婦別而長幼序以之立言述事垂諸不朽而朋友之信寓焉譜而合於此義則名正言順天理明而人倫正一或反是則違天亂常而人紀息矣日俞君致慶自海西之



延安過余青城山中而言曰俞氏之籍五其一仁同
而我先祖副學公在 成廟朝抗疏折奸有古爭臣
風自後簪纓相承為世望族中葉以降遷徙無常文
獻無證至于近日則殆寂寥矣不肖等深懼先徽之
日泯圖所以嗣述闡揚既以重翁省齋而先生文字
銘墓道叙譜牒在後嗣子孫固十分無餘憾矣而有
序則有跋亦例也幸子一言以光之余謂兩翁有德
君子其言固可傳悠久愚放廢一病人素患乏文設
或有作其柁不信何抑觀其譜牒凡例精密簡易於
傳疑傳信之際必敬必慎不敢有杜撰自我之迹而

於存亡年號生養繼序之間尤三致意焉其規模範
圍與近世各家名以序昭穆收宗族而實歸假真售
偽夾私背公之地者不啻若天壤矣宜乎兩翁之眷
眷於是也然則俞氏今日之譜雖曰單寒安知不為
異時植天紀明人倫之一助也歟吾將拭目以俟之
書張慵隱行錄後

張君錫曩甫示以其先君子慵隱公狀錄俾置一言
不佞再三辭既而思之闡先徽孝子至情好懿德秉
彝所同苟嫌短拙泯然而已則殆天理廢而人心息
矣噫世級愈下士趨多岐操躬斂迹有志經術者百

不獲一焉幸而得之則又高尚其事亭立物表者十
不獲一焉慵隱公蓋經術而高尚者也吾聞古之隱
德多堪巖以為居寂寞以為隣公其人歟由是言之
則慵隱公七分之迹已悉矣錫曩甫記述中固不待
餘人疊床若其散逸而未及收拾者又當有鄉黨月
朝詞是而書者

題金義正辛卯日記後

辛卯夏倭以濰採事嘗
諫濟州為州民不受乃

有殺越之變守土官不能自斷以其狀馳啓
朝廷擇文武備具者以原任將臣李奎遠差
防禦使給馬下送而又慮赴任之初或有民
情驚擾之弊則欲得本土人解事有物望者
一員使之前期布告而難其人於是侍臣閔
種默以前幼學金義正應薦乃與日本領事

官我國查判官等同船出去一朔餘竣事而
還衆議判以機務府新設官爵主事委負等
職酬其勞金君固辭不受遂除 崇仁殿參
奉受告身而歸

右瀛洲士人金君義正甫以倭漁採事相接時日記
首末也蓋自丙子納倭朝廷將國計民產付厥掌握
而立云則立坐云則坐莫之敢撓者垂二十年公卿
大夫百執事之列未聞以濟艱刷恥尊主庇民自任
其責徒俛首似仙日候羽毛介麟輩鼻息眈眈以為
欣戚而苟幸朝夕之無事嗚呼殆哉其岌岌乎是錄
也在倉卒急遽之際問對酬酢不失禮義善其辭令
頡頏調掾不懾不激能使天外異類起敬心降不敢

以慢辭貴言有所加焉殆亦未聞於近年來大小奉命者也苟善觀於斯錄於上於下各自振厲慨然於恥辱之不可忘姑息之不可狃委靡疲軟之不可久早夜孜孜以修明政事整頓綱維任賢使能愛養民力使吾自治之實隱然足以折衝外侮則彼黠蹄鳥跡安能肆然於白日之下而汨陳我數千里設師大邦五百年禮義正俗哉凡百君子尚其視以為準也未

跋松梧堂遺稿

松梧堂尹公曾以詩文鳴於場屋雖一代能手皆歛

衽豎幡顧厄於命數屢舉見屈便杜門却掃訓子課孫不干利祿而開之以孝敬禮讓仁義忠信之道二世三世逮至今日紹述闡繹言足聽聞公四世孫滋鉉一日奉書一卷諭於余曰此吾先祖咳唾餘響也不肖拳拳奉守以至於此而不能有以表著而顯揚之竊懼其泯沒無傳惟丈人幸與之一言則不朽之惠豈惟子孫賴之余受而讀之不待卒篇而可驗其老宿工程也因謂公之行治重菴金公撰述足以傳之無窮尚奚以余言為哉願其請之勤有不可虛者因書其後如此

跋雙松陳公事實

我東號稱小華而整賦之所出極政之所加不滿九州之一顧國家用人不以德行才藝區區於門地顯微至若西北兩省迺聖祖發跡殷師設教之地而其不視以荒服羈州者幾希國已褊矣又畫而別之何其自小也然士或有徃徃自力不爲窮達勸沮而明德新民之說囂囂於村塾口耳間是則列聖培養之澤先正修明之化可見其無遠不暨矣關北之洪原蓮池山下舊有雙松陳公諱斗柄者登明經科官至郵丞而止迄今數百年冠章甫衣縫掖尚愛慕

尊親俎豆以享之金石以紀之者豈其取足於一命職位而然哉蓋其平生反求務實之功範俗及人之政一自原於天命根於人心中出來鼓發觀感自有百世不斬而非人力所可移易也安知異日記益州之蹟傳夢國之賢者不大書其事垂諸久遠而匹美古人也耶曹君東煥千里來顧示其事實一通因書其感于中者如右

題鶴軒記文後

古人尚質以名不以別號號後世之末失也君子不貴焉若其不我自稱而爲衆推許同然一辭者雖欲

辭之而不居不可得也則斯其為真實公共殆比擬
於古今絕罕之和靖希夷而可無愧也翁居華鶴山
下木食澗飲不出戶庭三十餘年不求人知而人自
知之不我自號而人自號之是則環山內外居者何
限而鶴軒二字翁之所獨也是誠行何德義而得此
聲於梁楚間然其故可知也易之中孚曰鳴鶴在陰
其子和之此言何謂也夫子釋之曰中心願也已揭
其一心字而示之矣又曰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並與心之德而教之矣蓋萬物同
具一心形雖有爾我之別而理初無彼此之隔也此

善則彼悅此肆則彼忤如桴鼓影響之捷故隱微幽
獨之中造次急遽之頃一念從違一事得失似不甚
干而造物降監向背已分聲氣類應吉凶不忒此誠
天地之良能鬼神之本情夫豈無理而聖人言之哉
由是言之則翁雖埋沒草莽不少槩見可想其本領
坦蕩內無拘牽外絕邪妄而信無不及自然感應者
有如是矣噫豈易言哉

書金子元回甲詩後

人於生日當倍悲痛此子程子千載至訓而亦人入
自有之常情也今觀智藏子回甲詩其蓼莪風樹之

悲尚矣而又有奮忠敵愾金革鼓鼙之氣何其異也
嗚呼此時勢使之然也夫忠孝鮮能兩全而皆根於
人心無上下貴賤之殊惟視其所在而致力焉智識
子以眇然葦布宜無取致力於忠君之舉而以春秋
亂賊人皆可討之義觀之則如詩中所言 君遷
母弑之變其不可以葦布之故而不思致討明矣然
終不成則天也而父母劬勞之辰又適在於蒼黃痛
哭之日此智藏子之詩所以異乎人之回甲詩也後
之讀此詩者論其世尚其人嘗亦有以為不失忠孝
之意矣遂書此以論之

題李貞悼公家乘後

壽考或可得貴顯尚可求少焉如飄風之過耳如浮
雲之過空不足為有無惟名教中人烈烈焉赫赫焉
數百世如一日者是孰使之然哉過去者如是則未
來者又未知幾數百世天下之壽且貴莫名教若也
余讀李氏家乘始詳惠嬪楊氏漢南君貞悼公屈伸
首末與其脚下諸子至行懿德比平日史牒間泛然
涉獵輒覺毛髮灑淅感激自別此香下柳公與其胤
基一君所矧以慷慨太息於世道人事之陞降平陂而
大家發揮眷眷不置者也噫豈偶然而已哉是則不

但為一家之私藏而已宜寫一通付之四達之街使
淺夫宵人人入目擊而感發其愛君殉國親上死長
之心則末俗膏肓庶或有瘳而其於倫理豈少補之
哉後孫凡元甫固窮好義素履坦然尤以見祖先之
壁立而子孫之不倒東來西甚可敬也日袖先蹟丐
一言以續之余疎於文墨非敢為役而託名為榮遂
塵穢卷端而歸之

崔禹叙 銓九 南征錄跋

人言春秋因亂而作又以杜工部北征為詩史夫以
聖人君子至誠惻怛居不尊不信之地不得行其政

教則只得記事述辭用寓其存天理植人紀之微意
也至若後世之野談瑣錄雖不可準以一例而其或
遭值時變流出於悲憤慷慨不能自己之同情則若
此錄者又曷可少哉禹叙其賢矣乎蓋國家自多難
以來西胡內蝕東匪外煽叙秩命討之大經大本仁
義忠孝之實心實性剝喪殆盡駸駸為長夜堅冰者
數十年愛君向國之論已矣無聞顧乃尊其人師其
道晝夜頌頌者無往非引風而止燎推波而助瀾也
孰能有規若仇敵誓不共天而倡言排之者乎言且
不能抑自許以汎掃廓清之任而不計成敗利鈍者

又其誰歟于斯時也以天子不識面目之間巷草布
手乏寸兵身無蟻援而其能出萬死一生之計勇往
直前奮義敵氛圖報數百年涵濡培養之先王恩
澤決非性根仁愛則不能也孟子以能言距楊墨為
聖人之徒朱先生以賊當捉當殺為主邊人者政為
今日準備而葬也至其事竟不濟而不得已以萬疊
頭流為畢生家計者夫豈志之所願哉後之人庶其
觀於此而興感也夫

題金隱齋昌信行錄後

有頌然一儒生金姓永斗其名遠自湖南之楚山踵

門請曰吾祖隱齋公孝友之篤遊學之實自有源委
顧尚無一部可證文字惟執事圖之余謂光山氏遠
自羅麗迄于我朝道學也文章也節義也炳炳赫
赫世不絕書與天壤同其久遠者間巷婦孺之所共
聞知也屏溪翁江門八士之一也公與金屯菴出入
其門薰炙服習則其有聞於權文純宋文正之緒餘
而淵源授受之正不可誣矣若其親病血指延三日
命居喪老不廢墓前哭又隣里鄉黨耳目之所逮也
公於一省而邑誌昭然私於一家而實錄在焉何庸
疊床無已則有一焉念昔晦翁夫子辭人文字而勸

其修身讀書使人謂君子之子者其意豈偶然哉是則同是闡先而有大小輕重之分焉勉哉夙夜無忝所生孝之大者也夫之嘗如何服先王之服誦先王之言行先王之道絕去柔道之牽而保全天賦之衷耳苟如是也先公隱微之德將不待區區文字而著顯於世矣既以是對又書之如右用副擇狂之盛云

題同余亭記文後

尹氏二大雅以厥門父兄之意過余青城而言曰咸平之花樹山我尹氏三綱之所自出精靈氣魄合萃陟降臨我後人固百世如一日而當茲大亂視天則

夢夢矣視人則泄泄矣兢兢一念竊懼其與時偕往沒入為腥膻鬼教之歸也乃於茲山之下蓮池之上建置小亭用以為朝夕瞻望彷彿薰炙之地松沙竒寢即實命名以記之矣文人幸一言而續貂也余作而辭曰所求於記外者以其或文不盡言言不盡意有待餘人觀於此作霧霽委曲語完意足黎眉大手莫以尚之愚何敢贊一夫以物觀物則物各賦形固不無內外彼此之別以理觀物則芝蘭也松菊也莫非可愛底物事而濂翁之獨取於蓮者其意何居焉豈不以根莖於淤泥穢濁而不變其潔淨灑落曠而

不滓之本性者有似於正人君子不爲氣欲所掩而
伸於萬物之上者耶蓋尹氏別提公爲茲山始基之
祖而至若康夫人之從夫并命西巖公之復讎戰亡
梧川李相公經山鄭相公筆力謹嚴可徵久遠叅議
公之齎恨沒世監役公之倡義赴難愚谷公之秉執
尊攘雖所遇地頭之或有不同其一由於至誠惻怛
而不拂乎天理之心之當然者斯可見矣且今一天
之下四海之廣衣裳淪於糞壤人類陷於禽獸者垂
數十年矣于其子孫能自植立服先王之服讀聖賢
之書講仁義之道切磨淬礪之感皆言足聽聞使癯

翁而可作斷當並列於所愛之中而世人之同不同
又不足論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
嚮往之因書其所感者如右是役也有司者相龜珏
炳琪炳二大雅相儔厚炳

書歸灑齋記文後

夫幼而學壯而仕老而歸出處之大經士君子所同
也其或不能忘情於軒冕印紱之間而昏夜要津老
白首不知止者抑何心若故掌憲尹公則可異焉公
蚤捷魁科歷啟臺省考其世則先王典章尚有存者
以其地則一國巨室之源流也苟少屑意金馬玉署

可平步而致也乃年未六旬便即退休於江海之上
命賓友從子弟登山臨流絃歌賦詩放浪塵埃之外
而無毫髮慷慨不遇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放勢利何
有哉其仕而能歸不待齋扁而可信無疑矣從子相
鼎甫袖其原記丐余一言以尾之因竊念余於公雖
無雅分並時釋褐迭相上下於銓望注擬之間者赫
赫如昨日而倏已爲四十年光陰矣撫舊視今得無
感念而太息者歟姑書此而歸之公諱滋華字重明
官止司憲府掌令齋在紫陽山下瀕水之上故自號
歸瀨齋云

跋尹林泉禮衡行蹟

穆陵龍蛇之役尹氏林泉公以前任明川府使爲京
畿監司沈從從事官兼副元帥戰至鐵原殉節子愿
血書付奴從父并命余讀其家傳及臨絕時五言一
律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夫忠義之性出於秉彝之所
同策名許國以事一人者宜其講之熟矣歷觀古今
板蕩之際士大夫其能出身衛國死於王事如尹公
者蓋無幾焉豈非義利之分不素明取舍之定無預
講至於倉卒則貪生畏死而惟利之從也耶若公樹
立殆尤翕所謂日月不墜則其氣不泯山岳不頽則

其節不滅河海不竭則其名不虧者也雖不無大小
微著之分而其有補於風化民彞一也是宜為國家
者搜羅褒揚使中外耳目感發其忠義之良心而為
異日興復之地者不但已也豈曰尹氏之一家私事
而已哉後孫滋赫相龍並文行克家有聲士友間尤
以見醴源芝根有自來美不余鄙夷謂或有一得之
見千里致意不可以老昏為辭而終於默然因塵穢
如右

書金子元金剛板石彙後

東國之名山莫金剛若也故古今文章之遊觀者必

至焉至則必有作自開闢以來已有此山亦有是人
則凡為金剛而作者不已克棟宇矣乎然山只是一
金剛耳萬人作之而言言不同雖言言不同而亦不
失金剛之景者何也是與觀聖人相似有得於一言
一行者有得於威儀容貌者有得於道學德行者是
雖見各不同而其為摹狀聖人則一也夫金剛直不
過山之多石者也烏得與聖人擬比哉然金剛之為
山雄偉峻深語形則形形不同語色則色色不同怪
奇百出不可摸捉是山未嘗隱乎人而人不能遍觀
而盡識也若此者不其近於聖人之道之大而博者

乎然則盡括古今人金剛詩文欲或如聖人之欽明
文思濬哲溫良等句而斷案之蓋不可易得也吾友
智藏翁金子元嘗遊金剛褒合板石所刻詩文百餘
首爲一寫伴余置一言惜乎余於此山跡嘗一至而
走馬者過依依如夢中境耳再遊之願未嘗不巨乎
中今已頽唐難謀振起蓋閱是編而忽然若身在於
萬二千峯之間矣遂不覺癡牖之在前頭儻然書此
聊以償宿願云爾

跋濯纓齋遺稿

夫策名委質以事人者不幸值艱險危疑之際則處

之當如何吾夫子嘗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
殺身以成仁而至蘄伯玉之賢則又曰邦有道則仕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是其可死則死可去則去俱
在聖人所許而不可差殊者也寧海朴氏濯纓齋諱
奎孫以前任禮賓卿當 世祖朝率士舍生舉慶堯
舜之理而乃與金東峯曹靜齋兩先生暨其同堂若
遜叟以下五六諸公飄然遠引同歸于花江之草幕
洞賡子規之詞效採薇之節徜徉棲息三十餘年每
晨夕必東向瞻拜淚濕衣裾遭艱執喪盡禮後公之
昆季諸從或東或西皆就溪僻地爲隱公獨不去曰

此卽吾父母之鄉也丘墓在邇不忍遠去暮谷孤月
杏亭春風颯彼清泉可以濯吾纓而止也噫公之忠
孝大節於斯備矣夫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
為三者以其有仁義也仁莫大於父子義莫重於君
臣而公之樹立無憚於君臣父子之大倫則所謂扶
持宇宙之棟樑奠安生民之柱石者公實庶幾焉求
忠臣必在孝子之門益可驗也而其規成朴諸公之
致命亦何歆然乎哉又於一門之內曰叔曰侄曰兄
曰弟同其心迹各節並耀則其世類所係不可誣矣
觀於此稿者勿以寂寥而忽之考世易地而師法其

秉心處義則其於艱險危疑未必無得力之一助云
爾

文會堂俞公行錄跋

昔余南遷朴友道謙自光州河南送至務安津頭居
數月又涉重溟入黑山鵬舍致一幅問字開心寬譬
相勉以正不啻眷眷乃道謙舅氏俞處士鎮衡古道
書也竊以爲人在竄逐流離之境雖其平生親友亦
或背去當此時也曾無一面之雅而獨能不顧時譁
泰然致意於絕島荇棘之中者真今世而古人深幸
其窮途一遇永以爲好及余出海聞處士已厭世又

未幾哭道謙輒津梁斷絕莫有詳焉者為可恨日處
士從子正濬示以厥先祖文會堂行錄一冊始知處
士淵源果有所自來矣其錄曰公諱復謙文會堂其
號也天姿粹美氣宇軒昂十二歲丁二憂哭泣之哀
感動隣里弱冠業功令屢魁鄉解無命不得售乃築
室窮山專心為己之學不由師授自臻高明負笈請
教者殆數百員每日謁廟逐月省墳不以年老而少
懈當 國恤等壇家後朔望必北向痛哭三年食素
即此數語可見始終行己之大略也蓋其修諸身者
一於天性而篤孝悌之道教於人者不干祿利而勉

聖賢之學苟非存養之正識見之高而能如是乎况
其遺風餘韻著稱鄉黨誦在士林愈往愈新者必非
一時聲音笑貌之所能使然也審矣竊附尚論之義
因及其所感于中者書之如右後之人庶幾知考實
而非誣也

書慎菴具君遺文後

湖南之綾州有一佳士志學未就而不幸短命死者
曰具君赫謨君從宋淵齋心石兩公學兩公亟稱之
可見其根基坯已成了五六分雖其平日言行之
無卓卓可傳然想其志之所存固必不欲無為而死

其視俗人輩優遊自棄老日首不知返者奚翅黃鵠
之與壤蟲哉君之兄翼謨甫收其詩文若干送余謂
是嘗仰公未已若得公一言足以慰其九原之魂余
聞而悲之不忍辭遂書此以識其人之可惜

書南孝子狀文後

聖人之言孝多矣未嘗聞以割股斷指訓者何也夫
聖人之道如菽粟茶飯未有高遠難行之事如必以
斷指割股為孝之至舜周公將先為之矣然則世人
之孝此類多彼皆不足為孝乎曰非也欲良人之贖
尚有百身之願况欲贖其親指於何有惟不可常也

故聖人不訓焉抑觀其心焉故又有為己為人之訓
焉耳綾州有孝子南志昇者事親至誠備極志物父
病而斫指吮疽母病亦如是俱得回甦及孝子歿而
公議齊興儒狀道題積而成軸書曰至誠感神又曰
詢謀僉同夫有實心者必有實應應而至於天人合
亦大矣吾於孝子乎何間焉尹君滋鉉就其狀題又
要余作數語以續之余知尹君謹慎宜不妄語且孝
子之孫想必克篤行誼可見芝醴有根源余感孝子
事又重違君之請於是乎書

竹村集跋

竹村權公思學隱居嶺南之宜寧不取聞達七十年
朝夕仰鑽而孜孜未休者惟六經四子之書格致誠
正之學而已初公之本生高祖牧使字亨排禍福極
力營護於尤翁楚山之禍甘同其摧敗而無悔從曾
祖不拭菴翽以遂菴門弟親得其所受於尤翁者而
公之考梅竹軒則不出家而得師學識文行大爲士
友所推重公內資父兄之業外承淵源之正兼之姿
質醇美志尚敦篤早謝公車專務爲己若公可謂有
鳳飛千仞之像而不愧乎古之尚志者矣公爲文不
甚求工皆隨意而書詩亦質淡不事華采然使覽者

知其有坦蕩自樂之趣恭勤好學之實而不敢生驕
奢放濫之想則未必無有補於後世之學者矣集凡
幾卷其曾孫晚熙哲熙將謀重刊俾不倭置一言余
受而讀之既卒藁遂書此以歸之

跋李顧菴家訓

余曾於嶺海之役一再過錦城館下見江山雲物秀
奇偉麗殆與京華相甲乙意其里巷草澤之間求志
自樂隱淪不售者厥或間值思欲留連諮訪開廣見
聞而恨路程忙迫未之能也後二十年有頽然一章
甫訪至病室亟延而坐而叩之則李姓泰魯名欲得

一言表章於其先大人家訓也余聞之不覺驚喜者其居使然而獨念無以副遠來之意則為可愧耳於是受而反復其為書也自治心飭躬以至事親奉先處世接物若大若小子粗于精舉疾病對瘠精切懇到因事設教丁寧詳密一是自躬行喫緊中流出非模倣假襲而為之者雖謂之塾教續編要訣副本非過語也蓋公林壑六十年其學專用心於內而世人所屑一毫不以介意故其安於所性始終一節又可與王彥方徐仲車異世而同歸是則公之為公自有不在固不待外人齒牙而為顯晦輕重且况家有賢

子師友淵源言足聽聞由此而紹承闡繹愈久愈章則百世之後安知無秉筆君子撮其精要載諸史乘而垂之久遠也歟余不嫻文字重以衰頹無堪相役而千里遠懇不可不答也特書此卷末公名擎根顧菴其號也

書李孝子栢齊狀文後

割股廬墓孝乎曰孝然則果人人而可行乎曰朱子不云乎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亦為人也只觀其所為如何耳然則何以觀之觀其誠與不誠而已也吾於李孝子栢齊事未嘗不三歎也前後喪皆進

血延三日縷廬墓六載省掃三十七年未嘗以風雨廢一日不誠而能之乎宜其士論之齊發而旋褒尚遲可恨也噫彼或貪利祿而忘親棄喪者獨何心哉

題尹松菴

得幸

行錄後

君語云愛其人亦愛其屋上之烏夫屋烏之當愛亦當愛其所居之地愛其所居之地亦當愛其所居之地之名之同也朱子聖人也後學之寓慕義墻是孰不然今若得其所居之地之名之同其愛賞與感若將周旋左右於丈席之間者其心寧可已乎雖然非賢者不能真有是心也湖南之咸平有紫陽武夷雲

谷等地名松菴尹公之居是洞也寓慕興感平生致力於大全語類之編每恨不及樞衣親炙之列嗚呼殆其庶幾乎按狀公嘗喜讀伯夷頌魯連傳淵明辭此固亦吾朱子之所好想公慷慨有氣義蓋是欲學朱子者也余既未得居公之居與同其興感庸書此于行錄後以付愛烏之義云爾

題柳西山實紀後

名教二字雖云天之經地之義而扶持植立在乎人焉 莊陵諸臣有捨命而扶持者有全軀而扶持者死生雖殊其不泯於愛之理而得其心之所安則一

有生者之義兼死者之心而韜晦歛迹民無得而稱焉如西山先生之為者殆亦間世而一遇後孫寅爽袖其實紀請數行而尾之余謂他作可能於先生何迷焉韓愈氏之言曰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先生之行節固無待乎後進之士而寒泉李文正陶山李相國為之銘與傳述先生平生甚悉茲豈非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者歟竊聞成先生被禍之日有一女在襁褓公潛匿於海州首陽山下擇女奴忠勤者使之乳哺資給衣糧辛苦鞠育及長使其第七子輯娶以為婦是其積蔭厚德宜享子孫之餘

慶故五世孫副司直澍值光海讐 毋陳疏請斬其主論者偉卿造訶等大為士林所推重八世孫世章登武科丙子亂後題詩南門樓上有杖劍初來意豐功勤白頭如何和一字使我獨登樓之句又於 仁顯王后遜位之日以其程米感于橐書臣謹封三字潛投墻內終始不替其餘以行義聞者世不乏人噫君子之生斯世也本於身而及於後者赫赫如此則自足以不朽矣餘外文獻之微與顯又何足美也病廢筆硯無堪為役託名為榮書之如右

跋金漁隱行錄

漁隱金公諱尚瓊字華仲光山世家雄偉有膽略善
弓馬以 萬曆癸未登武科旋丁母艱廬墓盡制服
闋 特旨除宣傳官甲子適亂扈 駕公州承 命
覘賊勢于京師因叅張元帥晚幕下切責其逗留觀
望狀赴戰鞍峴斬獲甚多尋除都摠府經歷忠清虞
侯等職皆固辭不就退居先壠下養鷄種黍教子課
孫扁其所居室曰瞻慕蓋恨其早孤不得終養也嘗
暇日共子侄等習射曰國家脫有變警為臣子者豈
容坐視為全軀保妻子之計哉吾雖退伏死於王事
是素所蓄積也錄振武原從勲此其家傳文獻也後

孫魯鉉講不明不仁之古訓千里齎書要所以表於
阡者余謂闡先人之常情而亦不無慎重者存與其
牽補斷爛而無甚發明寧闕疑傳信只繼志述事之
為平易坦蕩而使人謂忠臣義士之後裔者不亦善
乎遂書此以諭之

題晉州河氏家德

久則形形則著凡事尚然况於叙秩彞倫之因我所
性而修明踐守積累久遠則其光輝發越之盛乎允
俯達雖欲掩翳而不可得矣是則晉州氏三世行誼
誠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有以為大受張本者不可誣

也蓋聞河氏以國初相臣文孝公爲顯祖逮至近日則都正泰瓊虞候炯秀司果憲承其子孫爵與名也而都正之幼年斫指欲續母命虞候之善事繼母一如父爲司果之承順乃爺傾財賑給統而論之其於三物之六行殆有餘而無不及焉噫秉彜懿德得於天而具於心宜若人皆可至而有能有不能父不得以傳於子孫不得以受於祖者生稟之異而教化風俗有移易耳且夫洋禍滔天六合如焚仁義忠孝之說爲世大禁而率天下爲夷狄禽獸者乎乃河氏一門世述志事聯芳趾矣無愧爲仁義中人觀其所由

類皆得於天賦不待勉強殆張子所謂無所爲而爲者使先聖先王而在者其將擬倫於十室忠信一鄉善士之列而收錄旌表之典抑已久矣然古之君子惟求其可知於人而不患夫莫已知也雖運屬平陂政值紊亂而所存所養常浩浩如也今之人惟在內是忽在外是求求未必得得亦不足光鮮多見其感也河氏其勉矣乎

翠谷集跋

翠谷子歿三百年其遺集出而蘆沙奇先生發揮之夫有才行文章不得命而死如翠谷子者固可悲矣

而湮名且三百年始遇奇先生而顯又非幸歟然則
謂之翠谷死三百年而復生未爲過也雖然向使翠
谷能極上壽而無才行文章之實雖奇先生亦奈何
由是觀之人豈可不知耶修歟抑豈可以百年爲遠
而自暇逸歟又先祖存美而爲子孫者愚不得顯揚
者多若翠谷子者可謂無憾矣翠谷姓曹氏名汝欽
登 明宗丁卯司馬年三十一歿與林石川億齡白
玉峯光勳諸賢並爲文章之文云

退隱楊公實紀跋

朱先生謂士大夫出處進退實關世道之污隆風俗

之盛衰此言何謂也蓋名教二字天之經地之義而
民之秉彜也自生民以來迄至于今世無治亂人無
馴暴而卒改易此不得殄滅此不得天地有時而壞
而此道不壞日月有時而晦而此義不晦此乃大舜
所謂五品阜陶所謂五典武王所謂天顯孔子所謂
因孟子所謂倫其事甚重而其任甚難矣我東雖僻
處天下之一隅而肇自殷師出來以其祖舜司徒之
教教而治之則九疇之範八條之法孺染服習忠孝
節義朋興輩作而無愧爲周禮之在魯矣粵在 莊
陵之末國家多事三相六臣後先致命餘外散班引

義自廢者蓋不可數計周知時則有若節度楊公以
肺腑之親見幾長往滅影於萬山之中丙之死無悔
雖其事蹟有微著文獻有斷續所以樹風聲厲廉恥
而爲一時狐鼠輩所愧赧欲死者苟非公私大小之
別瞭然於胸中而能然乎宜其並列於生死六臣而
無間然顧後承單寒加贈節惠漠然無聞者爲可恨
後孫永植以其實紀之將入梓也徵跋於余余於楊
氏爲彌甥且有鄉井舊契義不敢辭遂書此以尾之

跋耕隱實紀

勝朝之末儒化大興蓋將有道東之漸而時則有若

田氏兄弟與一代諸賢道義相磨共贊王猷即野隱
先生諱程生耒隱先生諱貴生耕隱先生諱祖生是
已獨耕隱先生得於位而不得於壽不能大有取施
而歲月久遠屢經世變其懿言至行之傳於人者又
不多所傳者惟七歲時題壁上及誠子詩警言學文數
三篇而已是宜爲當世君子之所惜而亦不能無憾
於後之學者矣然顏子壽不過三十二而所傳者唯
博約二語及請事四勿而已矣自當時諸子以至後
千百世皆莫能有以及之者然則君子所傳奚取乎
多哉况圃隱潘南兩先生之所以贊公像者有曰主

敬浹義精研聖學又曰中和之德粹面盎背至其先生所作二詩一文則信乎其立志之早見道之確耳學者苟深體於此而又以潘園所贊者想像而師法焉則其可見於先生之本體者亦已多矣以視夫世之多壽無聞而適增青山一杯土者其可惜可憾果何如也哉又况自是而啓我朝文明之化至今儒者尚尊孔孟之學而說仁義之道者蓋莫非當時諸賢首倡之功嗚呼豈不盛哉其後孫某以先生實紀重刊事請跋於余

跋六友堂家狀

晉州南江之役如三壯士大義高節銘鼎彝垂竹帛尚乎無以議為雖儒生武士行伍黑衣之列類俎豆綽楔罔有遺漏蓋節義二字扶持宇宙之棟樑奠安生民之柱石我堯王所以盡底褒揚恐或泯沒者非只慰死者之忠魂將以樹彞倫於無窮而使遺親後君之輩有所畏戢而知勸也故六友堂朴公治字汝潤咸陽世家以不識面目之草野韋布值蛇豕荐食之日託羣兄弟以奉養老母挺身奮義毅然以討賊衛國為己任卒之與兵使黃進崔慶會復讎將高從厚彪義將沈友信際監張潤伏兵將姜希輔府使

李宗仁義兵將閔汝雲縣令宋悌等同日以殉蓋眾寡相懸隣援不至無能為力夜當日成敗之數而其一出於忠肝義胆視死如歸則不可誣也苟非義利之分明於外取舍之極定於內而不為利害禍福所搖奪能如是乎傳來本狀不經東里之潤色其於事實源委有難輕易論著姑書此以遺公之傍孫

跋鷓鴣堂實紀

鷓鴣堂實紀一寫柳公德龍字時見事行大略也寂寥殘編流落數百年讀之者尚於此知公矣哉蓋聞公天賦出倫五歲誦六甲辭九數八九歲善屬文義

利王霸公私貴賤之分迎刃其辭罔有凝滯南冥先生嘉其質美而期之以後日顏子覺齋河公謂其可妻而處之甥館則其授受端的造詣高明不待子雲堯夫而已知其信然矣公居母喪河夫人嬰疾未歸臨絕深欲其面訣則謂死可吊生不可面替送一衫用於襲歛逮夫龍蛇之役負父逃難幸得俱全而二姊妹潔身殉命如奉天竇氏故事者尤見其嚴於禮制化行一家之大致也詎不偉歟噫從古行義之士類不免才命相仇之歎其生也鮮有能致用於當日而及其沒也遺芬餘馨能垂耀無窮者又落落難覩

則公之賴冥翁而名不墜地者亦不遇之遇也聖人云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者其信矣乎

跋鄭棄齋薰事實

君臣定分不可踰越故嘗天命人心去就之際有諫而致命者有往而不返者是皆出於秉彜之良情而非毫髮勉強為也 荏陵死節之臣固足以軒天地爭日月莫以尚矣其外流殛柙廢或隱忍自靖沒身無悔者尤不可差殊者也監察鄭公行義始終見於海東忠義錄與國史撰要者不啻丁寧而其贈元霧巷詩同是 上王臣忍生乙丙辰書燈雙掬淚灑向

錦江濱者字字忠赤可使一時狐鼠輩愧死不暇倘有好古者補入於 荏陵續誌而與東峯諸公同其久遠也歟

書漢城尹申公墓文後

右近故判中樞府事桂田申公所述公有德有言望重朝野一時搢紳家金石皆屬焉就以此作言之始也斟酌於斷爛之文獻而終焉考信於里巷之流傳取義明白措辭謹嚴雖百世不能易也蓋漢城尹公當國家多事之日策名委質或居官守言貴之列而不能隨象俯仰與時消息則乃至擯斥流竄而泯沒

無稱者亦事會之所不免然君子所守居必仁行必
義由仁義而屈固或有之由仁義而伸亦其理也余
見聞孤寡且生也後於前輩往蹟固不敢尚論輕重
而直道二字足以見公大槩則雖庸言庸行宜其有
一二可證顧公家文字藝苑記述並無及焉始得桂
田公於數百年之後而使遺韻餘韻賴不墜地者亦
天意之使然非人力所可安排也審矣攷其家世則
如壯節公豐功盛烈與天壤俱弊尚乎無以議為自
是以來節義文章名卿聞人朋與輩作世趾厥美以
至近日雖草野葦布之微多法言法服嚴華夷人獸

之別或出位封章扶植世教或求志林樊私淑其身
見流而尋源溯近而推遠則無非其祖宗以來不食
之餘蔭吁亦盛矣斯文泰鎮吾黨望士好古篤學要
余一言以尾之竊聞天道恒與善人而其收功之遠
且大者不出於居仁由義惟直是或之一條路脈則
斷知其前修之不我欺矣遂忘其僭踰而塵穢如右

題杜浣溪行錄後

東土小國也罄賦之所出極政之所加不過中州一
省而人傑地靈所在優優苟教養有法舉措得宜則
足以備百僚熙庶績而無遺才倖位之歎顧有司之

人局在見聞只以門戶闊闊地勢遠通區別等差而無廓然大公之量故其兩甄拔不出輦轂數百里內外至若海隅僻壤草門圭戶去處雖有絕倫之才經世之學類草叢木卒無得以稱蓋亦朝家之欠典豐沛之西濱海而縣者曰沃溝即我文昌先祖杖屨之鄉也近有杜氏浣溪翁隱居自修行敦孝友淹貫博雅無愧為十室忠信一鄉善士而惜乎世鮮知德刺史不能薦為天子不聞聲而坎壈以終也嗣胤澹植屬余置一言噫自古林壑隱淪之士類賴當時聞人齒牙之重以表顯來世則是任也決非夫人所可堪

者審矣須別求作家以光先德庶幾無憾姑書此庸塞好問之意翁諱詩在字卿甫 當子十年癸酉登司馬取杜工部浣花溪詩自號浣溪居士云

跋明谷遺稿

右明谷吳公詩文序記若干併附錄後孫駿善編輯為一部將付剞劂徵跋在後不佞竊惟士君子立身垂後莫有大於出處之際出處而不失其正非賢者不能賢者之作固不可使其無傳况師友淵源君臣際會之感又曠世一有而不可多見者乎蓋公以故家名閥風節氣槩無愧古人為者昏朝十年杜門晦養

若將終身及夫天日重明羣賢彙征可爲之勢十居八九則輒幡然獻策荐蒙拔擢人物才望公議歸重康色溫誘 聖眷隆重由是以往庶見其贊襄至治樹勲 宗初不失爲分內事也而天闕其壽齋志未究者爲可恨豈豐於此者或畜於彼得於人者難必於天自來氣數之前定者耶然進退在我從吾所欲而有裕脩短有命不以欣戚而有遷是則公之可傳實有不依形而立不隨死而亾者矧又咳唾餘響功令著作雖其一時應副而有足以想像風采之萬一者乎公有四子文行科第並皆顯榮自是以來趾述

無替菑穫不休無宴安歧徑之誘有處善循理之樂
迄今數百年蔚然爲南土法家此又公不食之報也
詩曰愷悌君子或福不回其信矣乎

題琴橫兩祠事蹟後

人間之要路通津眼無開處物外之青山綠水夢有歸時此我文昌侯孤雲先生語也今以此語而跡先生則是內真也彼雙谿寺學士堂之影外真也合外內之真而一之然後先生之爲先生可知也原夫先生之花吾東山水遊賞殆遍而至於雙谿之八詠樓則居住最久蓋亦時然也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

言也以若躋聖廟之賢而安其像於佛宮有所未安
至有太學闕里之通而移學士堂之真奉於琴川之
祠固其所也倡之者誰吾宗禹敬而和之者河東士
林余好德其人也一自琴祠被撤之後不惟本孫之
墓仰無地抑亦行路之指點齋咨厥惟久矣乃者三
遷其地而橫川祠之經紀在今日亦豈偶然乎哉余
為頭流山賀其不寂寞若其營建首末始自子孫中
於士林何莫非一心致力而至於始終無替竣功乃
已者月城李圭在前司果崔廷鉉乃其大同公議也
因識之如右

跋竹溪世蹟

右三編實紀寔思齊先生安公之子若孫曾咳唾遺
響而後孫諫議公編輯之澦湖全文敬公校讎之付
諸剞劂行之已久一開卷可知其父兄師友淵源之
有所本而為已務實之工不可誣也蓋自聖人既遠
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恃
其詞章誦數之力以能為高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
見聞之博論議之偉節槩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
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貴其實要其
久而待其歸朶其克然其以慰滿於人心而無瑕疵

之可指者什百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
三公者其真耶謂有本者歟蓋思齊公以篤行邃學
遭時不淑位不滿德而遭風餘韻終之與靜冲諸賢
殊途同歸則本乎內而著於外者固如是矣至於竹
巖之不求仕進養真林樊梅潭之行敦孝友人無間
旨奪其平日所養自有定力不失性情之正而清溪
之少從王事視死如歸尤足以激頑立懦羞失節之
士是數者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難其一而今父子
叔姪匹美齊芳蔚然為百世為善之勸者不其偉歟
清溪初 贈僉正旌閭加 贈至承旨服享于從容

褒忠益忠三院徵跋者秦燮亦愷悌吉士也

泰安宗人家乘跋

萬物未有無根而生者人在先系欲謹守之其心豈
有窮乎厥或蕩析死亾系牒未免中失此雖缺於人
情亦理勢之所必有孝子慈孫不幸而遇此者但當
傳其信者而闕其疑者不當以收拾殘缺填補遺漏
為十分道理郭崇韜安知決非子儀之後狄樞密又
安知的其梁公之餘裔然當時與後世莫不軒樞密
而輕崇韜非也故也此非容疑之地疑而傳不若信
而不傳吾之持此說久矣而其能信之篤行之果者

於吾宗命喜甫見之蓋其先系自文昌以下佚不傳
無文獻可徵乃斷自十一世以下爲小譜如 皇明
樓希仁已例噫君子於心之所不安不敢須臾處爲
天命之可畏也世或引所不知路人冒而爲祖者可
監於此而知戒也夫

跋權尚菴寶紀

士之遇不遇各有命焉不可以力致也然滔滔終古
能安於其命而無求於世者一何鮮覯也夫達而進
者常牽於韉鎖窮而處者每病於湮沒二者之不得
兼亦其理與勢然也卽二者而論之其顯晦升沈奚

溘雲泥之懸哉而若較其勞佚而乘除之則彼焦中
驚外鍾漏乎奔忙者孰與棲遲衡泌世十卦之間
而尚友千古反身修德之爲廣大寬平而俯仰無怍
者乎尚菴處士權公安東世家其五世祖霜巖公以
寒岡門人著節昏朝祖上舍公已亥禮訟以左袒於
尤齋宋先生被黨目子賤之爲君子有自來矣公自
少有志古人之學持論不苟繩尺斬然聞陶菴李文
正領袖士林擬負笈就正而貪病未戢則淨掃一室
奉夫子像朝夕瞻拜白首窮經老而采篤義理頭腦
學問路逕一以考亭華陽爲究竟箠瓢不給而宵中

常浩然無絲毫塵埃氣令聞所著方伯刻聞于朝
再入即薦而亦無幾微見於言面則古所謂皎皎霞
外亭亭物表者庶幾近之而其遇不遇窮與達不須
較也鄭處士載圭公外裔也有德有言士友方倚重
嘗蒐輯其遺事爲實紀一編知余無文而強之置一
言於卷尾者爲其臭味之相近遂不辭而爲之書

跋敬菴崔公遺事

夫人讀數百卷書論說淋漓著述贍富莫有能上下
者問其於何得力爲終身喫緊之地乎則便茫然不
能置對者十居八九若故敬菴崔公三十二字警語

豈不可貴其言曰心上有天書中有人心有二事主
敬集義身有二事慎言謹行家有二事勤讀力耕噫
苟非心好而誠求之安能言之若是其親切有味也
哉公天賦秀異不資師受自少從事小學以及諸書
沉潛反覆不爲他說所亂故常以文章爲餘事科宦
爲外物唯道理一邊是務是急而又以敬之一字爲
一心主宰萬事本領者儘守約而指遠矣乃其見於
事爲則侍親三十年絕不見怠慢之色叱咤之聲父
患項腫數年醫窮技殫乃與夫人相遞嗽膿禱辰請
代竟至差完及喪居廬盡制前後國哀設位望哭

終喪不魚肉噫是豈勉強而為之哉一是出於無所
為而為者而平日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惜乎世鮮
知德坎壈以沒而不得薦聞於聽卑之天也後孫根
亨齋其遺事要余置一言撫玩三復不可以淺拙辭
公諱信光字君宅慶州人丙子殉節忠臣貞武公震
立為七世顯祖中移漆原世傳文行自號敬菴云

跋余氏家狀

見木猶可知山况於子孫而典型其父祖者乎余於
方丈回路宿河東府發向雙碕行五里許有頽然老
人博帶綈冠迎于道左要暫過其所居之室余不能

辭因隨而前進見林壑秀媚土泉甘肥宜乎隱者之
所盤旋問其洞曰花心叩其世乃宜寧余氏平泉蓋
其家風淳謹無外慕出而耕稼漁樵苟全性命入而
種學績文不替詩禮真可謂遜世無悶之吉士也載
笑載言娓娓竟夕因及其先大人孝友睦婣平日行
治之大略而曰父有善行子不闡揚罪之大者尚不
得顯者一言以圖久遠幸丈人垂憐而斟酌焉噫皤
其顛朱其轂而無寸管可稱者何限是則一言一事
之微雖在餘人尚可備錄而無遺况於精神氣脉之
相貫而不容但已者乎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翁

其庶幾乎翁名律相字永魯松湖其自號云

文氏孝烈錄跋

嗚呼一烈二孝萃於一門而未蒙綽楔之典久為士林之所慨惜者即故士人文命孝妻姜氏暨其子副護軍光烈其孫議官璋賢妻杜氏是已姜氏自幼以孝聞及歸善事舅姑夫病救療仰天泣禱至有綾蛇之感獲數月之瘳及其城崩即欲下從而念孤兒之靡託忍痛舍寃教養成立此其烈行之大畧也光烈時丁外艱年纔九歲未飲勺水不入口既塋夜宿墓側晝則漁樵供母及喪哀毀廬墓一如前壻璋賢素

有行誼杜氏婦德克備有古女士風事繼母極誠敬姑常以孝婦稱之姑病革割股和粥以延數日命此又兩世孝行之卓乎難及者也夫烈婦有孝子孝子有孝婦誠叔季澆俗之所未嘗耳焉者苟或將此行錄載之野史俾今與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起則豈不為風化萬一之助也耶鄉道之狀已成卷軸霞石李公又為之記其蹟顧此老朽何必更贅但公議所存不可默然於是乎書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跋

書尤翁所撰南冥先生神道碑後

跋賈氏家乘

跋辛蓬西遺稿

跋李羽溪行錄

跋崔孝婦行錄

跋鄭氏一門六孝烈婦事蹟

思菴實紀跋

跋清州韓氏世德

勉菴集

卷二十四

目錄

一

跋林孝子 在德 請褒狀

跋追慕齋孝行錄

題文進士姜孺人孝行錄後

跋朴雲窩狀碣文

題朴松菊軒狀錄

跋金栢軒心經劄記

跋川寧俞氏家德

跋金野隱行狀

書朴琦鉉先狀後

書田孝子兄弟狀文後

跋江華崔氏世蹟

題白宣傳 成欽 事實錄後

題洪鳳南 塚周 誌狀卷末

克齋遺事跋

跋龜巖遺稿

題烏谷實紀後

題李孝子 敦植 請褒狀錄

牧隱事實編跋

華東史合編跋

銘

忍齋銘

謙窩銘

六宜齋銘

贊

畫像目贊

告祝

萬橋文昌公真像還安後告由文

五世祖載寧府君墓前埋燔誌告由文

告從叔父三山公墓文

萬橋影堂遺墟封壇告由文

萬橋壇享歲一祝文

孝子李烏谷采根影堂常享祝文

金化九隱祠遺墟設壇告由文

萬橋影堂重建後奉安告由文

長興白洞祠遺墟設壇告由文

金堤鳳棲祠設壇告由文

忠臣 贈叅判朴公信龍遺衣祠春秋享祝文

魯城關里祠告先聖文

祭文

橘林書院遺址祭五先生文

祭都正慎公文

祭外姑張孺人文

祭重菴金公文

祭芝隱李公文

祭柳穉程文

祭洪營將捷文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跋

書尤翁所撰南冥先生神道碑後

余嘗讀宋子大全至南冥先生神道碑銘私竊以為南冥之遇尤翁真所謂後世之子雲堯夫矣歲壬寅入頭流山中謁先生墓於山天齋後既而欲讀尤翁銘則嶺人士但誦吏部文章日月光之句而已嗚呼人心世道於以可見也世之論者皆處先生於蠱之上尤惟尤翁歷數 宣廟朝人物以道學稱先生而並列於退溪以下六君子者豈阿好哉視眉相所答

學者書與之燕越矣乃以答學者書手段銘先生墓而龜頭尚屹然千載之下安知不爲淮西碑之段文昌乎有識之慨然于斯久矣今士林某某將伐石以刻尤翁銘先生之道於是乎又日月光矣抑亦有待也歟余雖老醜願以一言得相斯役云

跋賈氏家乘

由吾身溯而上之源原本本其必有所自出引而下之枝枝葉葉亦將有所從去血氣禪受脈絡相貫是蓋天理之自然非絲毫人力所可遷就安排者審矣自先王道衰人心陷溺譸弊濫觴厥惟久矣又况門

地高低之分戰於中科第利祿之誘牽於外則不知不覺駸駸然入於蔑倫亂常之科者項背相望無怪其與西洋禽獸同條共貫而爲斯文世教之禍也蘓城氏世傳來自中國而公私掌故旣無證案則只得因其墓地名諱之十分可據斷自十六世爲所自出者名實俱全理事相得其於感發人良心救拔其頽俗亦非少補也倘有好古君子詳審而反覆焉則其將曰賈門有人矣乎

跋辛蓬西遺稿

臨瀛士大夫冀北亦石潭夫子徽降之鄉赫赫閱

彬彬文質為關東最吾於蓬西遺稿竊有所起敬寓
慕者蓋其先文莊公白麓先生暨弟弘文博士錦濱
公俱以經禮之學清白之操為 穆陵名臣由是以
往鳳毛蘭根世襲厥美類不失故家典型公天姿近
道不囿於俗為溫恭遜志切問近思之學退以其私
教授于鄉鄉之士執經問業者無虛席猶以為未信
就正于我華西李先生尊信服膺有若太中之於無
極翁及先生沒為文祭之歷叙孔朱宋為天地生民
立心立道之盛德大業終以先生之發揮道妙攘斥
西教為不在禹下於是為大之功而當一治之運則

其定論之確然可信又將甲乙於重省兩翁是則公
之所以為公世之所以知公自有一副公評而不待
文集有無者審矣然公之文如食之菽粟衣之布帛
無一毫誇多鬪美之態而必以理勝一言一句要皆
出於仁義忠信人倫日用之常公之學以小學四子
為本而其所專精最深於易推行著說如河洛淵源
氣數正變多其自得入鮮得以難焉則其造詣存養
又曷可易言哉噫九原不可作而惟是集在耳後之
人因是而知吾道之可貴惟以孝友忠敬收斂身心
日孜孜用力不為異端邪教所誘引遷就則公之學

雖未行於一時而後人之受賜於公者亦已多矣不
亦偉歟嗣孫象默蒐輯遺篇爲幾弓將付剞劂屬余
一言以尾之義在同門不容以老病辭公諱汎字仲
洲嘗居嶺西之蓬坪自號蓬西居士云

跋李羽溪行錄

嶺之三陟我先祖遺愛之鄉也惟山與水尚可敬止
况人於是地而著稱以孝友名家者乎余於羽溪李
公竊以爲其它可及也至若享年九耄而孺子慕如
一日方喪三年而外處不酒肉是難能也盖人有是
心其德曰仁仁主於愛愛莫切於愛親故曰孝者衆

善之首百行之原肆我先王以之治天下苟其能
於此者雖僻壤窮陬草門編戶之微使之官報于營
營申于廟堂隨其地頭等級而或俎豆金石或貶贈
旌表惟恐其泯然無傳非只爲一人一家私也蓋將
扶植國脈維係人心使天顯民彝不墜於地也由是
言之公之事實其將有後之朱子編入塾教之編而
可與老萊王祥同其久遠且念明陵年間原州人
黃戊辰屬跡縣丞而母家在三十里地大嶺間之乃
卯進朝衙酉退反省如是者數十年前後國哀行
素終制以至直指褒啓九重動色親書忠臣孝子

黃戊辰之門以寵異之者赫赫如昨日事今玄黃翻覆蹄迹交橫忠孝二字無地可講而昊天孔昭安知不赫然悔禍回光反照而有七日之復乎李君潤源克述家訓蒐輯遺事俾置一言亦衰世之意也因歎息而書之如右、

跋崔孝婦行錄

先王垂統教化之流非家至而戶說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敦孝理之政崇禮讓之道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堯舜之世於變時雍比屋可封良以是也及其王澤涸宵雅廢天

顯人彛或幾乎息矣則仁人君子取悶時病俗而思有以救補萬一者其志豈得已哉故朱宋二先生於忠臣孝子順婦如唐衛士李士龍陳孝婦鍊玉之類必大書特書猶恐或泯蓋亦衰世之意也南平孝婦崔氏以其世則刀筆之列考其地則圭竇草門不充藜藿之編戶也吾友日新居士立其傳錯綜該完罔有遺漏噫亦昔賢之心耶遂歎息而書之以備掌故

跋鄭氏一門六孝烈婦事蹟

天地之間有大防焉孝烈之謂也水之始濫觴耳不有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螢燿耳苟無水

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欲其
端亦甚微不有孝烈之人出爲表準則淪胥以成風
而彞倫斁矣肆我先王有見于斯雖僻壤遐陬圭
竇華門之微苟曰能於此者類旌表貤贈罔或有遺
所以贊王治章人風而樹民彞於無窮也嗚呼夫婦
反目婦姑勃礮養之俗已然况去古益遠運值商商
天秩民綱破敗無餘則如鄭氏一門懿蹟政宜懇懇
褒錄使遠近上下感慕興起激發其孝烈之良心者
庶可爲風化一助而究其坪隱翁實心種德善繼父
祖餘美宜食報於永世則又不只鄭氏一家之私而

已抑亦爲百世有生之模範也已略書之如此諭于
竹醒子

思菴實紀跋

抱陽負陰卑夷尊夏天之經地之義民之秉彜而不
可易者也我朝之於皇明以君臣之義兼父子
之恩壬辰之役宗社幾墟而復存生民幾盡而復
蕪者一出於聖天子仁覆宇小之典而亦非我東
征壯士對揚王休之貞忠苦心豈易然哉是則不可
以名位顯微責任輕重有所差殊者也思菴于公以
忠孝世閥從事韎韐而慕郤縠之風旣致力於曾子

子思之書又鍊達兵學於九軍八陣六花諸法沛然若决江河立柱本朝而為干城之將出援東國而效山海之功東人之受公賜豈在李陳諸公下哉及其功成不居優遊自在嘗三八金剛再登頭流輸寫出戀國懷鄉壹鬱不平之氣而寓意深遠若將與遺棄世事亭立物表者相期於九垓八荒之外則規役役名利迷不知返者其高下賢否又何如也是乃鬼勲高節與日月爭光質鬼神無疑已光簡策而震華夏餘事文章又不足損益於公矣嗚呼今日何日中華大界久矣陸沉碩果東韓載胥及溺禮樂文物掃

地蕩然而轉輾為禽獸之場矣使公英靈而在者欲其汎掃風雨再造區宇之舉何待終日而天蹶人泄大來無期則東人之所愛慕尊尚沒世不諉者別有所在非特為匪風下泉之感而已後孫員外永根士入泳勲以其實紀之重刊丐一言以相役余惟公之事實本末作家叙述已盡之無容更贅特書其感於中者如此非曰文也聊以見好惡之同情

跋清州韓氏世德

凡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莫不有反本託始之義焉鳥獸之偏塞而越禽夢枝野狐首丘草木之

無情而草藏于菱木晦於根物理皆然况人為萬物
之首而具五性七情之秉彞者乎故夫子之轍環天
下而遲遲於去魯者以其為父母之國也晦翁之晚
卜考亭而眷眷於紫陽者亦以其墳塋之所在也韓
君準錫以畿輔名閥流落遯陬生老歌哭遽已為五
六世矣是其懷土之戀渡淮之歎宜或有往來心上
無可告語而至及於千里外所不知何人者亦孝子
慈孫性情之正也然道之不行則宣尼發乘桴之歎
時之違矣則魯連厲蹈海之節者非苟為大言而已
誠不以區區小節害其大義也見今禮義江山所在

塗炭而民散久矣翼翼商邑蹄跡交橫而非舊日比
矣升天不得入地無奈惟討一乾淨處木食澗飲度
此餘生乃大同人情則君家之前此北遷安知非古
人之先事見幾而為貽謨之大者乎此則可賀而非
可慰也遂書其所感者以副詢莩之盛云

跋林孝子 在德 請褒狀

人或言冰鯉雪筭偶一有之豈其多乎哉解之者曰
否否病口所欲老人之常證竭力致養孝子之至情
福善助順鬼神之良能豈有古今之異哉鯉必無窮
而筭亦不絕矣愚常竊以為長德忠厚之言而其事

則未易多見今於桑榆之境得此絕異之行於猷猷
草茅之中而為觀感效法之地者夫豈偶然而已哉
若其語略而實備者吾友玩心居士水蓼水上白木
菜雪中青十字可謂不刊詩案無容外人架疊至其
以忠信美質白首好學不恥下問於子姪之列者則
又徃牒之所罕闕也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其是
之謂歟姑書此以致好惡之情

跋追慕齋孝行錄

全州府西距數十里而邑者曰武城我文昌先生杖
屨俎豆之地也溪山草木尚可敬止况於冠章甫衣

縫掖而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之善人君子者乎近故
追慕齋崔公完山世家稟姿純正平居讀小學書不
倦常以為捐肢體而不可報者父母之恩也極壽命
而不可追者事父母之日也養兼志物夙夜靡懈病
而割股喪而致哀事叔父如事親處羣從若同氣謂
三年通喪有生罔同而我早失恃不記慈顏俯仰穹
壤可謂人乎乃以母夫人捐背之日追制喪服居廬
墓前朝夕哭奠以終三年時則公年六十五矣此雖
經禮所不載聖訓所不及而其根天之誠過人之行
則殆亦諸徃牒而不可多得者也是以地主扁其楣

士林碑其蹟以至來賓往客樵兒牧豎亦皆指點咨嗟曰此某孝子追喪居廬之地傳相告語愈久愈新則其感於人者又何如也蓋其祖先平度公以孝蒙旌表自後承繼綿綿貽贈也綽楔也復戶也載在家牒者多至為二十九人則芝根醴原尤不可誣矣嗣胤甲澈文行克家齎其遺事丐余一言以尾之噫當茲天地閉塞彞倫晦昧之日凡善蹟懿行雖在他人尚可蒐輯不容泯沒况父祖傳授而矜式於子孫者乎于以見孝思之無窮也遂感而書之如右

題文進士姜孺人孝行錄後

夫為孝子妻為孝婦宗族稱焉鄉黨誦之令聞徹于九重而並蒙旌褒之典者歷數今古蓋亦無多上舍文公正學孺人晉州姜氏俱是淵源故家也其出天之孝過人之行已悉於儒林之狀且其族姪前監察東瓊為之記復何贅焉惟其愉色婉容晝宵服勤甘糲之供務適親口溫清之節恭修子職及其遭艱啜粥三年哀毀踰禮者雖謂之王祥同類陳氏堪伍未足為過嗚呼叔季何處得來顧今天地翻覆彞倫斁墜而文氏一門有此卓異之行蔚然為南土法家然則是錄也其將傳之悠久而風聲所暨必有感歎而

興起者其柁世教豈曰少補乎哉公之孫鍾龜妙齡志學頗有紹述之望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歟

跋朴雲窩狀碣文

韓愈氏之言曰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雲窩公之高操卓節固無待乎後進之士而相國李公重菴金公為之狀與碣述公平生甚悉茲豈非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者歟夫以待從夙夜之賢高舉遠引柁于山萬水之中而木石與居魚鳥為羣沒身無悔者何嘗欲見知於當時求傳於後日為哉即以

從吾心之所安而不失天理之正而已故聖人柁晨門荷簣入漢入海之類亦眷眷致意不使泯沒者蓋衰世之意也公之事實無他微惟和端廟子規詞一篇數十言字字懇惻足以感千載志士之淚假使當世狐鼠輩見之亦可愧死萬萬是則寧海之族得公一人固已多矣况并父子兄弟叔姪至七人之多而昭然與三相及生死六臣殊途而同歸隱然有扶樹民彝之功者夫豈偶然而已哉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宜其然乎

題朴松菊軒狀錄

闡明先德乃賢子孫之事也而朝無百年之家自先賢已歎久而愈追者曷又多得淮陽朴君冕燮曾懇於吾同門先輩重菴金公而受其先祖松菊軒狀今又其族孫瓊鏞跋涉數百里丐余一言以續紹其志可謂篤矣其事可謂勤矣蓋其先忠烈公嘗羅代賀賀之際辦命異域為東方節義之勳而傳之七隱諸賢生并一門厥樹磊落則芝根醴源儘不誣矣松菊公蚤治博士業十二發解聲譽藹蔚冠冕東都則其造詣精緻蘊而不售槩可想矣時宰悶其屈屢示汲引之意又誦言銓曹擬百里之任而固守林樊始終

牢辭則非只為追養之不及抑恐所比者或失其可親之人而有難冒進則其操履之確不可誣矣且以後承言之生而不遵其教者多矣久而能繼其志者幾何若朴氏之為者可以厲衰俗矣遂歎息而塵穢如此云

跋金栢軒心經劄記

歐陽子有言秦漢以來著書之士不可數計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蓋其意以為不朽者自有在矣而不在於著述多少余於此篇益有以驗之也蓋心經一書其經則自詩書易以及程朱說皆聖賢大訓

也其註則由濂洛關閩兼取於後來諸賢之說無非至言也故我東諸老先生尊信講明不下於四子近思錄存養省察之要全體大用之學使後人見之豁然如冥途之覺醉夢之醒然源遠末分各立門戶老師宿儒多滯泥訓詁不知合變新進後生類承襲緒餘不精義理而心學一欸擯於無用如明珠之混沙石幽蘭之列衆卉是則雖以栢軒金公之實見得始得蘆沙翁於百年之後而發揮引重庶無餘憾者其亦天意之有在也歟六世孫東洙屬余一言以尾之竊惟古來隱淪之士沒身窮約事業無所表見於當世則亦必有良史氏蒐羅遺聞以爲隱逸之傳君子之顯晦固有時也請藏以俟之

跋川寧俞氏家德

見本尚可知山况於子孫而爲祖先典型之攸託者乎吾友梧堂居士俞公姿挺翔鳳氣抗屠龍有翰墨辭令之勝而不以自多有拔石超距之勇而守之以樹所交者善人吉士所嗜者道義名節此固夫人所難至其痛俎豆之掃空念吾道之靡託不計傷人是非自家利病滿腔熱血奮發直前義起壇享百神是賴士趨民俗燁然有倣仰維繫之地則雖謂之功在

斯文庶不以為阿言矣夷攷其淵源所自則如忠穆先生貞忠大節與天地日月相終始尚乎無以議焉至其祖禰兩世若生員公之文行雅望豐湖公之孝友實德真可謂治世逸民法家拂士董生兒寬不獨專美而世鮮知德坎壞以終者雖若可恨然視世之重金疊組朱丹其轂而身死之日名隨滅而不見稱者不啻若龍猶霄壤則其輕重得失又何如也且今記注君蚤歲蜚英克述先德有方進未已之勢則易所謂積善餘慶尤可信也不佞生也後雖未及於操几請教之列而敬人祖考同已祖先自是秉彛常情

因感而書之如右

跋金野隱行狀

人之常情才有寸善類自視以為有餘而其所責報者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積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野隱翁篤於人倫庭無間言守拙畎畝不求人知其省身知足垂裕後昆眷眷於臨絕之際者又如此豈易言哉子孫之賢其亦擴充而不替也否

書朴琦鉞先狀後

修已觀人本實為先枝葉次焉苟其實雖日未學

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不失為十室忠信如其不然可使胸中六經如日星之明筆底萬卷如波瀾之馳而其胎禍世教則大美故君子不以言取人務實其行焉爾三湖朴公珍原古家謹慎鄉曲常目於葦南手筆存心乎竹川遺訓居第致力不越於庸行庸德其于古書最喜大學衍義朱書節安誦念玩繹老而不懈一切世間榮辱得喪泊然無入於心當此蹄跡充塞利欲滔天之日只麼行治亦足以喚醒人耳目不亦偉歟抑春翁有言曰人間萬事莫如有好子孫蓋好子孫者修道講學以成君子之謂也公於平日亦

必稔聞在庠壘授受之間而有望於後人者也為其後孫者思所以勉旃

書田孝子兄弟狀文後

粵自西鬼陸梁無父無君之說沉人已深倫敗而法斃曰孝曰忠歸於常談死法久矣今於林川田孝子曦煥長煥伯季之為儘覺人心之不死而天理之常存也按狀伯季俱以出天之孝嘗侍父病其伯血指延幾日壽事慈母盡誠疾病禱辰不得救其伯割股其季斫指及喪哀毀過制殯葬盡禮以致鄉隣感服營府稱褒噫是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不可以禮經所

不著聖人所不許而少之也

跋江華崔氏世蹟

夫以孝友實行言於百世之前而傳於百世之後者莫不由金石以考據綽楔以徵信然金石焉有時而銷泐綽楔焉有時而廢墜其所傳者未必真可恃也一得其傳不銷泐不廢墜古今如朝暮者果何事乎士林之公議是也湖之昌平舊多篤行之士有江華崔氏曰萬瞻號晚松曰鳴玉官司成曰挺奎號信齋祖子孫三世孝友純篤多致靈異之感又移孝為忠有方壘不肉之特行乃 元陵 健陵感際也夷攷

其世德則燕山朝楓丘公有氣節除去掖屬之為民害者典翰公扈 駕龍灣尋以金堤郡守舉義錄勲是於晚松為八世若五世而農巖金文簡公又其親炙之師也宜其有 貽贈之典旌表之舉而後裔單寒形勢格禁尚茲寂寥者為可恨然多少儒狀不泯者存又何憾焉崔君濬榮於信齋為曾孫跋履遠地肅余一言之助遂書此以歸之

題白宣傳底欽事實錄後

居今之世名載仕籍而不失為國邊人者未可多得又能重義輕財為其所當為而合於性情之正者又

幾人哉吾於是知白君之賢出尋常萬萬而非一種
流俗所可彷彿其藩牆者審矣蓋自納洋以來中外
相師父教其子兄勉其弟無徃非計功謀利之說也
利之所在衆赴如渴多少土產輸充犬羊之壑欲而
至於賓友族戚立視其凍餒而莫之恤者十則十百
則百矣而君獨不然則其向背明直不可誣矣奉先
叔族有家大節而人情久則忘遠則踈親盡之祖袒
免之族待之如諸人街卒者何限而乃君自九世以
下至伯叔季父墓並立石置飭一爲香火經遠之資
又統計每年所入之數除自家口食饘粥可繼者外

自五世以下子孫量戶計口並割田分俵以補喪葬
嫁娶患難不虞之備如范文正故事大旣如此小者
可略噫夫以中國之大周以善治則人名親其親長
其長而王道昌矣秦以暴治則借父耰鋤慮有德色
毋取箕箒立而諍語者其風化習俗使之然也矧茲
東韓運值陽九碩果並食而驅之以洪水猛獸之禍
則其不受變於風靡波動之中而能全其好惡之本
情者又豈可易言哉是則在一門咸義之地欲其聲
言遠近謀及於所不知何人者亦其一道不容以老
昏辭

題洪鳳南塚周誌狀卷末

君子之教先自近小而後其遠大故晦翁夫子述小學書凡細行微節可令人感發激昂者並收錄無遺使後生小子輩朝夕講習咸得以保養真心培植民彝而為修齊治平之本其意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彼一類人槩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罪大惡積自納敗闕者亦獨何哉鳳南洪公以故家名閥少習功令無命不售固窮守志坦然素履無甚異於人者只內主忠信外謹庸行而根本立矣服事長德親近益友而見聞博矣詳明禮節綜核物

情亦其所存緒然美而南土守宰聞風起敬徃徃諮訪以民俗利病政事得失而多有補益則其不尤人知求為可知之實尤不可誣也比富貴顯榮以逞一時而無得稱者其長短得失為如何哉蘆門諸賢之發揮引重眷眷未已者其亦衰世之意也歟公諱塚周字卿佐籍豐山云

克齋遺事跋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

所得以為心者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然世遠言埋此學不傳而聞其說者寡矣厥或聞之而有其志者亦鮮矣許生萬濟齋其王考克齋遺事徵跋於余其文云公諱燦年甫志學能通孝經論語以上及長尤致力於心經家禮等書多有發明學親至孝父病嚼指進血居喪廬墓盡制及其遊剛齋宋公之門以克扁其居室而為晨夕從事之地則嚮所

謂聞其說有其志者公實其人而不幸天閔其年與伯豐正思輩入同歸於苗而不秀豈氣之清者數必局天亦有無可奈何者耶可慨也已後之人誠能紹述志事不失性情之德致力求仁之方而蚤夜孜孜用究當日未卒之業則孝之大者是之俟爾

跋龜巖遺稿

有一个人衡泌藜藿無年以終而鄉黨誦傳士林敬服其跡愈遠而其名愈著能言之士亦不能以一辭贊其精詣之妙者近故龜巖處士文君頌奎字季元也君南平世家天賦甚高自十五六時於河洛理數

天文物象等說輒能曉解既而從蘆沙奇先生之門
得聞為己為人之大分存養進修之節度則便任道
自勇用力且專朝夕乾惕精密脍篤其出於自得而
發之文字者類通明灑落擷撲不破往往有百世可
俟而不易者使其充闡志業始終一致則必益究精
微之蘊以廣斯道之傳者庶其在茲而不幸天闕其
年重使吾黨日就單弱無與為鄰以當洋邪禽獸之
衝者得非於悒而慷慨者歟蓋沒而友日新翁收拾
其凌唾餘響為若干編將與朋友共之其眷眷於存
沒之際而致纏綿惻愴之意者尤足以感天衷而篤

人倫矣因撫卷太息而塵穢如右後之人庶有以攷
焉

題房谷實紀後

右故孝子烏谷李公實紀一卷嗣胤炳錡甫所編輯
蓋聞公以忠孝世家少習弓馬若將有為而急於親
養不遂其志晚始登筓階至折衝而卒雖其工程著
作別無槩見竟也懿德升聞責以綽楔之典公識興
感處以祭於社之鄉先生者豈偶然哉其必由積義
累仁為天地之所愛惜神人之所難誣而不但以一
二小節而已也炳錡貧窮自立善述志事懼即世之

後風韻典型無地可寓則為之繪像至是乃建祠妥
安晨昏展敬又懼其未盡也遍謁記述文字於一時
宿儒有望實者以揄揚而張大之噫非祖父之賢孰
能以固有之善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孰能以外至
之榮光其父祖是則孝子之又有孝子由此而孫曾
由此而雲仍無忽其所已能而益增其未及積久必
發光輝宣著則公之名行又不待實紀有無而為加
損後人勉之哉

題李孝子

敦植

請褒狀錄

咸城后人李君敦植柁其兩壘三年日省墓不懈觀

此一端平生之本領可知也噫人之秉彜孰不愛其
親然而有能而不能者非只生稟賢愚之不同抑亦
風氣習俗使之然也三古時節尚亦云爾見今西胡
荐食汨陳五常乃兩儀肇判後變之又變亂之又亂
者乎當此之時凡絲毫銖兩之善雖在所不知何人
尚可備錄而無遺况子孫之於父祖豈但乃已其左
之右之懼不見知而轉及於老朽耳坎者亦見其孝
思之有自來矣祭統云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
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也三者君子之所恥也伯
憲其免矣夫

牧隱事實編跋

牧隱李先生當高麗之季與圃隱先生倡程朱之學
振儒風變夷俗植綱常興禮儀以啓我朝文明之
運噫天之生先生於東方豈偶然哉惟其遭值革除
危忠大節為時所譁焚稿碎誌之舉改削詐做之史
互相蔽玷銘狀之述亦不得直筆點昧差爽不啻若
雲塞霧翳一自尤翁夫子所述神道碑陰記出而先
生之為先生如青天白日凡前此訛毀先生掩翳大
節者舉莫能售其說矣惟芝湖李公選棘棘不已於
先生尤翁雖不能使屈猶不還叔陰記則尤翁之意

亦大可見矣至若元耘谷所記則前輩皆比之董史
而與尤翁陰記大義無不符合然則後之尚論先生
者不可捨此而信彼也審矣先生後孫璣在篤學明
義常慨憂于茲博搜羣書得其實然後及贊政容植
相與發議既洗改神道之刻如尤翁之旨復輯諸家
論述之直史為事實編一以將付剞劂廣布壽傳請
余置一言夫賢人君子微言常行之爽實其所係亦
不細况在大節第一關頭者終未暴白於世如玉之
玷泥為不知者口實則其為世道之害固何如哉是
誠不可緩也茲不敢以病擾辭謹略以管見書之如

此云爾

華東史合編跋

昔孔子作春秋朱子作綱目皆所以正名明義以立百王之法也然楚不猾夏鄭伯不射王春秋可無作也曹不奪蜀周不亂唐五胡不亂中華綱目可無作也聖賢亦何心哉蓋不得已也唯不得已也此華東合編之所以繼綱目而作也夫春秋綱目之義莫大於攘夷狄討亂賊而在孔朱以上之夷狄亂賊則幸已見正若孔朱以下之夷狄亂賊則中國不復生聖賢而人心日以天理日晦終無見正之所而乃正於

吾先師華西李先生之手先生東偏之人也胡元不于宋統合編亦可不作也至此而名正義明孔朱所以苦心立法之意更無餘憾而後世之秉史筆者庶不復迷於所向矣然此編之不帝胡元其名義隨世變而關係尤重改正 中朝商萬諸公之繆筆以開天下萬世之心目抑亦不得已之甚者歟或曰吾東亦夷也以夷事合於中國之正史有例乎曰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春秋之意也况吾東箕子立國革夷陋而為小中華後雖中微而賀賀始自高麗已駸駸有用夏之漸所以以風俗好見稱於朱子也至於

本朝則得復小中華而 崇禎以後則天下之欲尋
中國文物者捨吾東無可往實所謂周禮在魯也豈
不可以先表章其所始以昭布百代示法四裔乎此
亦孔子春秋因魯史及天下之義也蓋是書也先生
命門人省齋柳公修述而又命重菴金公共之其大
體綱領實先生所定也蓋非先生之盛德無以繼孔
朱而有作非二公之大手公眼亦無以承先生之志
矣嗚呼盛哉先生既沒二公亦繼逝矣書在巾行而
時變固極凡在脚下淵源慮有不測而懼為湮沒也
海州進士吳鳳泳宣川士人朴瑜采知此書關係之

重刊布之為急務大事興義出力乃克有為昔宜興
進士不過錄一弁和疏而義著天下名聞後世矧此
書承聖賢禁正帝王統寶有以為天地立心為萬世
開泰平而二君與有事焉茲其功又如何哉二公門
人柳麟錫柳重岳始終幹其事而寄書徵跋益鉉被
拍異域朝夕將死恨不見是書之廣布而致有實效
也蓋其義理精微則金公有發明柳公有書法已盡
之姑著名義之大略云爾丙午季秋丁酉臚門人崔
益鉉謹書于日本之對馬島中

銘

忍齋銘

人有恒言忍斯爲德殊沒准的而難得力忍有當忍
氣質之性好惡任情喜怒失正乖戾動止鄙悖辭令
貨利蝨賊聲色坑穽有一在此鮮克自立有不當忍
道義是急見善如渴見惡探湯兩致誠敬相顧言行
勿忘勿助匪徐匪亟至足之餘心安理得惟是二端
其機自我苟或放過胡越其左猗歟尹君善意物茁
煌煌齋額顧名務實填唱箎和三樂居一晨夕切磨
庶無差失南方寬柔君子一事張公百忍小節已耳
頽流自責政不尋常難易輕重早合商量佇見收功

前修匹美我其銘之以警厥始

謙窩銘

大化細縕散氣流形聖於人類秀而最靈經緯天地
以類萬物設卦立象取義不一地中有山其名曰謙
內止外順剛柔德兼君子以之虛而受益月盈則虧
日中則昃深谷爲陵高岸爲谷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矧伊人矣其義何別肆昔先民痛加兢惕堯欽舜恭
萬世立極禹祗湯敬文武畏抑惟患不及奚暇自足
彼哉懵經傲慢自恣違言違行禍亂由茲莫曰幽隱
靈鑑無象莫曰玄遠神聽無響偉哉若人居今古道

固窮儉約惟善是寶謙恭其本餘事文藻瀟蕩狂瀾
誓不同科勉哉夙夜庶無大過

六宜齋銘

先民有訓兄弟既具周歌常棣謝列寶樹以已對觀
體則雖異念厥本始實維連氣如其反身宅心肫肫
至足之餘四海皆春苟或未然親反為仇尺布斗粟
千秋貽羞嶺之宜春里曰上井昌寧華閩望于闔境
詩禮淵源孝友門庭山止氣蓄有翼簷櫺六宜之扁
神明所聽謹其經始白眉吉士諸弟承之克成厥美
炳然方寸後先一揆聲氣相訖我來適丁歡迎三宿

輸出性靈衡泌風韻反招志操法言法服儼然古道
引而伸之百度惟貞允矣主人士林儀刑託名焉幸
庸塵巖扃

贊

畫像自贊

古我今我壯衰之形容迥別語爾默爾好惡之物情
不同知時識勢雖未有民國長筭引義當道誓不負
芹曝彞衷

告祝

萬橋文昌公真像還安後告由文

疇昔廟儀謂甚草創下上空踈風雨磨蕩牽補架漏
閱十載強晨昏瞻依采切悽愴就加潤色誰敢多讓
百年水地廢荒可忘謂天孔昭默有體量修舉墜典
普被諮訪觀玩變占中宵慨慷雲孫發慮於此大防
槩曰因舊庶無礙障乃申庸徒復審背向陶墜垣墻
面勢稍張煌煌揭扁過者咸仰消吉奉安七分儀象
神無不在安此偏傍陽林丹葩鷺渚鶴嶂茫昭陟降
儼侍几杖亦有末裔四陲相望庶幾千秋勿替斯享
五世祖載寧府君墓前埋燔誌告由文

維歲次乙酉十月丙寅朔十二日丁丑五代孫益鉉

敢昭告于顯五代祖考通訓大夫行載寧郡守兼黃
州鎮管兵馬同僉節制使府君之墓竊以府君下世
後八十四年 純廟己卯幽室之文成於故侍即臺
山金公邁淳之手金公安東大家有德有言所以闡
發幽隱揄揚志事者殆無餘蘊可徵百世之遠顧燔
磁之役蹉過未遑者于今居然為六十年餘矣在府
君當日事功固無加減損益而其於後承奉先之道
曷勝悚縮乃於今日始克經營竣役友人青海李承
膺監造焉處士柳基一書之庶日後陵谷之變有以
考信而知其為某人所藏尤增感悵謹以酒果用伸

虞告謹告

告從叔父三山公墓文

維歲次己丑三月日從姪益鉉敢告于從叔父三山
處士從叔母固城南氏之墓曩在庚子十月小子敬
奉公塋於黃驪寓舍返窆于青城先塋側癸坐之原
自附身附棺以至鞠還節次並其受業門人洪鍾善
昆季致力也夫人南氏前此以癸巳月日權厝于五
代祖妣墓階下坐艮之原至是遷奉合祔唯立後一
款公於中年嫡庶各有一男而十歲內外並皆殒逝
因無育焉則於遠近族姓亟宜有定率養成就是不

可已者而公自少備嘗艱險百折流離萬事不入於
心凡奉身調度尚不能自給而於承先垂後大去處
苟無代爲周旋而盡其心力曷可容易是致因循未
遑一朝捐世而香火守奉之闕焉靡託垂二十年矣
夫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惟哀之與居子侄之列而
任後死之責者其惕厲感測又當何如也且夫公之
眷戀於小子而為之開導指引者非一二計特以小
子賦命奇釁屢犯世故由前則十年瘴海僅保性命
由後則病親侍側念不及他兼以壬午甲申伯兄世
父次弟凋喪淚無乾日而繼遭丁亥五月罔極之變

則隻影單身奔走不暇雖欲自力於公身後事而不可得矣今者宗人之居國門東十里地牛耳洞名文鉉字命周年四十有九育男二人者忠信敦厚可堪門戶世代雖遠昭穆可證茲以入定後嗣若其小小條例鱗次講定茲敢相率瞻掃墓庭庶享畢靡忒神道有託伏惟尊靈尚其鑑臨

萬橋影堂遺墟封壇告由文

殷師世遠陋矣三韓先生崛起廣拓墻藩北學孔周傑未或先銖視軒冕勇退如仙登泰返魯父母之國千仞其鳳棲棲枳棘豫二壘上卓然鴻儀賢達高致

百世可師憲成圃牧公實啓之文獻宗祖非公伊誰高山景行民所同好矧伊鶴洞寧不崇報珍重影幘遜矣陝川移本妥侑再回六旬白鹿宮墻無端蕪沒寶關人歎山哀浦咽惟茲民彞極天罔墜量時度力壇享義起其則何遠玉屏華陽見善服義能不激仰爰卽舊址乃封乃壇野酒辦香禮簡物洗英靈在上庶哀獬狝佑斯道萬世其昌

萬橋壇享歲一祝文

文倡東國名振中華繼開之功薛安同科

孝子李烏谷 采根 影堂常享祝文

鳳山秀精烏川有後純孝令名可徵悠久

金化九隱祠遺墟設壇告由文

純祖戊寅建祠享金東峯時

習配曹靜齋尚洽朴遜叟渡朴洞隱濟朴濯

纓齋奎孫朴雲窩孝孫朴司直千孫朴正即

璘孫朴浦臣秀孫

今上戊辰毀撤

猗歟先生海東伯夷存髯清標考槃于茲時惟靜翁
朴門七賢惠好同歸所立卓然聖山峨峨如拱越中
汶水湯湯冷浦與通 莊陵純臣生死齊名子規賡
章唱酬同聲高風峻節百世不忘疇昔崇報共享一
堂中間見撤氣數攸關蔓草荒原過者涕潛松馬川
載復院無望况值叔季禮義都喪多士彷徨倍切瞻

仰爰謀私享畿湖是做經始設壇役既告成一壑增
彩九位肅清籩豆菲薦為歲定式儀雖草率寸誠靡
忒伏惟英靈儼臨千秋敬奠一杯敢告厥由以靜齋
曹先生遜叟朴先生洞隱朴先生濯纓齋朴先生雲
窩朴先生司直朴先生正即朴先生浦臣朴先生配
萬橋影堂重建後奉安告由文

於惟先生百世之師東文首倡 聖祖有辭粵在屠
維廟宇是剏歷至百年俎豆無恙撼樹蟬蛸拒轍螳
螂容易作倘毀室剪崇譬彼日月其明何傷亭墟西
澗草弗石塘時運平陂閱三十霜唯茲泉石不忍廢

荒爰卽舊基重建棟樑積歲經營今焉允臧以揭以
妥日吉辰良如水精靈陟降洋洋維廟之南漢水湯
湯庶幾芬苾永垂無疆

長興白洞祠遺墟設壇告由文

舊享文氏三賢
參奉壁號友谷

屏參奉參荒白草堂白草
曾孫進士成曾荒磊村

於維三賢孝友名家二難并美寵命攸加亦粵磊翁
義炳尊華睠茲白洞平日適輻蘋藻百年庶幾無駮
歲在著雍運值百六西風捲地百神靡託西澗亭墟
石塘草蕝歲月幾何士林氣塞敢量事宜壇享是設
其儀伊何滄洲典式如水精靈庶其來復

金堤鳳樓祠設壇告由文

端廟六臣出而殉忠避地北仁亦有諸公誰其著者
秋江東峯猗歟休翁迹異道同勇拔郡紱灑落清風
匪直也人自靖厥躬不扶之扶百世可忘睠茲僻邑
遺愛之緇珍重祠享歲月于荒禮亾誰愛無端去年
人斂交際倫理都喪惟茲在地如水精靈至今四百
餘三十星風韻不沫草樹猶馨爰始壇儀奉安式虔
即事之初敢薦苾芬願垂顧享以佑斯文

忠臣

贈參判朴公

信龍

遺衣祠春秋享祝文

尺籍從戎寸心報國課忠責孝百世風節

魯城闕里祠告先聖文

維 崇禎二百八十七年乙巳十二月己亥朔二十
六日甲子後學崔益鉉痛哭敢告于先聖孔夫子伏
以生民久矣淳風久矣三皇五帝三王立極之聖已
邈矣世之治亂道之興墜不能不迫於氣數之盛衰
而翻覆焉故及其衰也天生集成之大聖儼春秋之
權以誅亂賊而正王道即吾夫子之道所以繼往開
來而賢於堯舜者也自是厥後霸降為夷夷降為獸
楊墨變為老佛老佛轉為陸王變易天下者有不可
勝數其級而必有亞聖大賢之前後迭作任閑息之

責立尊攘之功道學未盡陸本裳未盡裂以保全華
夏之統陽秋一脉如線猶存於海東一隅之地此正
是碩果之不食而天下志士之所望也及乎近日西
鬼陸梁瑪竇耶蕪等諸種邪說喧騰沈染駸駸成痼
而終焉東羯驅食人類幾盡腥羶我髮鉗我奴隸我
臣妾我主鬻之 宗國已危 廟社將成墟矣誦法
之諸生自禁衿紳將掃地矣使吾道無傳寓之地而
聖靈無憑依之所嗚呼蒼天若之何若之何哉此實
小子輩之愚迷湔劣既不能講明辭闢於禍機萌動
之時又不得聲討誅滅於虐焰熾盛之日春秋之法

終未奉行乃天地之罪人夫子之罪人其在處謁之
地心賢神戰慄哭欲死而已謹告

祭文

橘林書院遺址祭五先生文

崇禎年月日後學崔益鉉敢昭告于冲菴金先生圭
菴宋先生清陰金先生桐溪鄭先生允菴宋先生之
靈嗚呼人於天地其生也直三綱五常是謂之則不
以聖豐不以愚畜惟茲形氣與生俱得其用維何臭
味聲色彼強而著此微而弱予奪反覆遂亾其極先
聖斯悶垂訓丹竹堯舜精一孔顏克復曾傳忠恕孟

示遺存千四百年長夜昏昏然此本心萬古不死濂
關絕學程蕞微旨紫陽繼作允集厥成一理流環無
徃不亨洛閩正派注于須東陶山石潭地異道同叙
秩命討煥然以章遺韻餘澤被海隅蒼叢爾耽羅久
未破荒危言皮服陋矣俗尚噫我五賢于坎于職觀
感興作民到今式苟究其由意實自天冲翁事秦靜
菴并肩君民血懇鄒魯真詮蟲篆密護大禍旁緣志
士氣塞小民涕漣已卯殘緒實是圭爺如苗間莠羣
姦磨牙壁書才上謂營大家無疵可摘譬剗奇花神
州陸沉王統斯革時維石室慷慨傷盡南燁裂書北

幽膏膽謹其似之文山胡澹昏朝亂德骨肉敢殘桐
老奮發面折責難城下溪恥操擗有歎寧曰蹈刃義
可苟安惟宋文正命世英豪陰陽剖判兩段一刀寤
寐 京周祖述考亭全體大用宇宙塞充黑水釀禍
蔑禮毀經謂朱可侮謂聖可名樹黨植朋幾覆 宗
枋先生是懼闢攘廓清砥柱頽波功埒抑洪非一人
私為天下公念諸先生率循帝命學牖後蒙道接前
聖屈伸榮辱氣數衰盛一時運蹇百世論定小子蠶
愚猥忝食祿尺疏披肝斷置禍福發言盈庭縲紲就
鞠刀鋸桁楊命在遲速海外假息感戴 聖眷困窮

增益伊恩非謹三歲圍薪日月覆盆睽彼橘林我心
靡樂牧馬墾田俎豆寂寞孰主張是視天漠漠大海
寒月挈山清風不沫餘馨與之始終束裝臨歧曠感
彌衷拙辭菲奠撫躬踧踖降英靈庶其歆格嗚呼
尚饗

祭都正慎公文

嗚呼存順沒寧有覺先民循今擬議公實其人忠信
立本孝友篤倫政達門庭行著鄉隣安我泉石芥視
簪紳荷衣惠帶八旬康彊至行潛德有徹廟廊將卽
才擬敦啣是將瀟灑華髮令聞以暢靈芝醴泉根固

流長梅翁道學明老尊攘亦粵洲翁大義是仗中值
艱貞戎切尋枉惟此一爨山舊萬丈先人邁軸寓志
擊壤矧今西發蔑規大邦我其夙夜益勵志尚明農
課學庶免淪喪斷斷一心可質穹蒼功雖未施事光
吾黨嗚呼痛矣何處得來昔我先君廢地南內中尋
梓鄉跋進靈退三月濕江艤舟歎慨公闕其狀若癯
已在拔例邀致借室使居爰命蘭玉朝晝挾書公亦
是時計貲無餘節食賙急割田結廬賓主相樂誓不
負初于是檠翁一國令望陶鑄人才八室升堂公與
先君好善同量晨夕媿媿江漢秋陽教子負笈各冀

立揚安身立命庶其在茲而我童觀不審公私并載
轉蓬莫過鄉思一返故國歲月其遲念及已徃徒忝
父師公不鄙棄重結朱陳雖不能至聲氣頻因竊喜
神旺齊祝春樹詎謂德音永隔千古有屈不伸後必
克亨理如有惑請質神明先輩凋喪第切愾惘離索
窮谷復誰依仰戀德撫衷如痲如惑艸土餘喘無路
自力經歲清綿義車匍匐尊靈不隔庶鑑余臆

祭外姑張孺人文

維 崇禎五己丑七月日孺人仁同張氏考終于黃
驪里第之正寢外甥月城崔益鉉喪餘疾病未及匍

匄柁殞葬之列乃以越三年辛卯三月日具脯果之
奠來哭于象生之前日嗚呼人於危境鮮克自持倒
東來西墜失秉彜嗟我孺人展也女師肫肫其言碩
碩其儀秉此塞淵一致險夷于厥經歷在古罕者始
家窶素到骨飢寒績麻餉蠶竭力全完中年孀獨門
戶運艱于苦萬辛有同步竿大義是仗不譬克寬睭
焉先廟有誰薦榘中宵繞壁不遑自安席地露懇孚
及免袒教誨式穀誠力竭殫善必有慶誦在鄉開逮
至暮境舉目 家餘菽粟庭列纓弁天祿自我孰
謂難干我在冽水猥忝甥館姿本卑蹇又屬蒙顛凡

百教誘視若爸邊潦倒塵坎餘四十霜白髮窮戶愧
負何量昔自南還臘雪淨嶸升堂拜命華髮康寧于
時令胤仕籍策名上黨世族實大聲宏三釜供歡歲
月可遂不卒其餉胡遽背棄人歸諸福我尚餘喟風
樹寬哀賴有依恃天不憇遺考德失地視彼荆布氣
血攸暨病未舉扶葬不臨隧舍寬怱痛傷觀悽只而
我計拙莫伸其志從此萬事會待泉塗昔我來思迎
以色笑今我來思胡莫聞覩一聲長號有淚泉并尊
靈不昧庶鑑茲誠

祭重菴金公文

維 永曆二百四十五年歲次辛卯十二月庚戌重
菴先生金公啓手足於白雲居第之正寢門人素服
加麻一依華西老先生已例將以今三月己未朔二
十六日甲申行永窆之禮前一日癸未同門生崔益
鉉具辦香野酒來哭于象生之前曰嗚呼痛哉先生
之道非耶以為非也則當此兩儀昏濛衆邪交惹之
日閑聖詎設扶顛持危之功何如其磊落而崇深
廣大而高明也先生之道是耶以為是也則上下不
獲動輒得謗無日而不困窮拂鬱無往而非戈矛劍
戟所值之艱險危惡又何若是其甚也嗚呼以孔孟

程朱之萬世宗師武滅邪傳之來尚不得免况於偏
邦風氣衰季物情萬萬相懸而重之以無父無君之
教者乎此所謂聖人不能而天地不能無憾者也
然天理賴之以明人紀賴之以植君子有所恃而勸
於為善小人有所畏而憚於為惡莫不知禮義名節
之可貴可尚而使宇宙間真正一脉賴不泯絕又誰
之力也是則凡今人類之粗具秉彜者靡不愛戴先
生願享以喬松之壽而顧泰山頽矣檉木折矣其痛
切悶迫又奚但殄瘁之歎百身之恫而已嗚呼我華
西先師以豪傑命時之學值陽九百六之會片言隻

手回斡狂瀾整頓綱維而功成一治者殆張子所謂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
太平者而易簣未久微訓大義一切晦塞外則天地
間人獸大防先已壞了於流俗輩掌握而致流血千
里伏屍百萬之禍者旣如許矣內則道體上折衷定
論亦且不滿於門弟子眼目而移動更張變亂頭面
則誠世教斯文厄運所關而天顯民彝幾乎熄矣嗚
呼尚忍言哉先生稟姿陽剛因聰明果敢之質而加
人百已千之功斷斷然衛道血誠凜凜乎疾惡剛腸
固不規規於世儒之大同法門而獨於先師誠心悅

服尊信遺教則如尸祝之奉宗廟見其無禮則如鷹
鷂之逐鳥雀自其平日所存者然也於是而用盡死
力屹我砥柱袞袞誅褒一從天命而不敢周旋於人
情自任之重自信之篤非貴育所可奪而髡行所能
亂也是致仇怨溢世拳踢交加一轉而被流殛之禍
再轉而遭倒戈之厄嗚呼賢者嶮嶇師友變亂雖昔
然矣未有若先生之所遇而屈伸榮辱將與先師共
之則政晦翁所謂老去光華而不足爲加損也但今
日何日今世何世使先生一日在世則一日而扶持
二日在世則二日而扶持不至爲黑窣長夜而今焉

已矣嗚呼馴此以往天下事其將如斯而止耶不知
今後幾百年天復生真正大賢入使先生之道大明
於天下而尊先生若先生之於先師也耶嗚呼生愚
昧百不猶人而自爲童兒時猥蒙眷愛教誘引翼不
啻丁寧而顧以天賦汗下厚蔽難開始也志不立工
不篤而未能踐服其萬一中焉誘奪於聲利場中背
馳杖屨之側者數十年矣終而悔心方萌思欲收拾
棠榆爲息黥補劓之地則居然頭皓白牙齒落而先
生又捐世矣感世路之日巖傷吾道之益孤自不覺
俯仰太息而繼之以流涕也此後調度只得與二三

君子同其心迹而講磨勸懲不負我先生平日秉執
之義則庶幾精神相近不爲存沒所隔如有過差亦
賜警責於寤寐感通之際不之永棄也否嗚呼臯比
慘淡函丈寂寞烟霞悽其鎖恨石泉琤以瀉咽天長
兮地久此別兮無涯傾長河之哀淚兮歎吾生之靡
託一盃長辭萬事已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芝隱李公文

維 崇禎二百六十五年歲次壬辰十月乙卯朔二
十二日丙子侍生月城崔益鉉以城北李公再暮將
迫謹具鷄魚之奠來哭于靈几之前而告之曰嗚呼

哀哉相世滔滔士難其志內牽氣欲外奪名利醉生
夢死鮮克自持馴致末流禍亂日滋猗歎我公稟姿
純粹腴心法抑抑威儀德行其本文詞乃餘七旬
東岡有廣其居油油稼穡秩秩琴書懷金結駟浮雲
太虛中積外形六行斯備世鮮知德未展厥施顯晦
雖殊補化一致是日修之俯仰奚愧蓋公所養純一
無雜好問察通坦然開納人有恒言家庭詩禮不由
質美焉得實體篤於人倫神明是通樂只君子壽考
令終門族振振儒術興行福履未央式將且成夜朝
必然亦又何傷惟是賤子百無一長猥蒙大度時加

鞭繩漢艸暖日雪榻殘燈或持杖屨或列對應粵及
于舍許以肺肝嶺海艱險慨其永歎何以恤我曷又
加餐日月幾何萬事滄桑有德不報雖極無狀兩世
深仁俾也敢忘兼且居近一川相望山月澗松自有
典型其奈今日後死伶仃齋誠舍哀恭奠一卮英靈
不昧尚其右之嗚呼哀哉尚享

祭柳穉程文

嗚呼惟公篤學力行矩方繩直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精金良玉瑞鳳祥麟歛而不施孰識其仁嗚呼公存
道存公歿道窮尊師之誠我識公秉和靖緊守公奈

余蒙縱有言過匪也惡公嗚呼茫茫大宇舉目難看
好藏青山孰如公安平生情誼今日一卮英靈有赫
庶幾格斯

祭洪管將捷文

維 崇禎五壬寅六月三十日戊子地上友人月城
崔益鉉哭告于近故節齋洪公之靈嗚呼運丁陽九
天地崩圻一轉再轉民彘喪剝公奮厥義誓不同國
孟津捧土雖未效力斷斷苦心鬼神可贊亦粵素性
疥嗜臭逐庚辛兩載賁趾病室披露心肝歲寒相託
云胡今日幽明遽隔南來浪迹意長辭縮藁殞一哭

我懷曷極嗚呼哀哉尚饗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